

两棵树的乡情守望

郭宏景

中原热土,经历了多少的风雨磨难,年轮上就会刻下多少血泪印记,基里就会珍藏多少坚韧执着,秉性中就会蕴含多少淳朴深情。

盛夏时节,奔走在千里大中原,纵横田畴、装扮城乡的是那绿意盎然、郁郁葱葱的树木,满眼各色各样、各种材质和用途的树木,可以说是活跃在大地上的当然的主角。

作家梁衡说,树木一直在默默地注视并记录着人类的活动,一棵树,就是一部绿色的史书。的确,当我们把视线投到沧桑家园,用心梳理半个多世纪的绿色记忆时,有两棵与家乡人过往亲密、充满爱怨情愁的树影,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时光转回60多年前,新中国百废待兴,我的家乡黄泛区彼时正荒沙盐碱肆虐,处处了无生机。然而,不屈不挠的泛区人战天斗地、抗争苦难,硬是在被联合国官员认定的“不毛之地”种树治沙,恢复生产。黄泛区腹心的周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时间里,植树两千多棵,营造出了90多公里的防风固沙林带。当时,担当防沙重任的树种多以乡土大官杨、小叶杨和新中国成立前引进的美杨为主。其实,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引进的,只要能适应中原土质,只要能造福当地人民,老百姓对它们是一样亲、一样疼。

得益于这份亲情疼爱,多灾多难的黄泛区迎来了绿色重生。到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周口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起色,全区的耕地复种指数大幅增加,林木总数发展到了一亿两千万棵,林木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不足1.5%,增长到了6%。倔强延伸的绿色屏障,慢慢改变着家乡的容颜,也悄然改写了黄泛区的名字。

朴实的家乡人把绿色归功于杨树,也把新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杨树。中原各地竞相引进种植,沙地造林、防风林带、“四旁”绿化,杨树都是主栽树种。但大发展也有着大隐患。也许由于土地贫瘠,也许因为防治乏力,随着杨树的大面积栽植,病虫害逐渐滋生、蔓延,加之当时重裁轻管,满怀希望的杨树未老先衰,“上焦稍,下弯腰,中间都是大鼓包”,一个个变成了“小老树”,让人心痛说不出的痛。

对绿色的向往不能停歇。家乡人忍痛淘汰了一棵棵病杨,换上了同样能防风固沙、带来希望的乡土泡桐。于是,泡桐的故事开始了。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防风固沙主力军中,已经不乏泡桐树的身影了。当时的人们求生心切,慌不择树,只要是树苗,拿来就栽植,在杨树的行列中夹杂了不少泡桐。

应该说,泡桐是我第一棵真正认识的树,也是印象最深刻、感情最真切的树。

上世纪70年代,正是我的孩童时代,家乡人对种树已经有了普遍的行动自觉,不管是房前屋后、村旁地头,还是沟坡路边、农田之间,凡是能栽树的地方几乎都有叶阔干直、恣肆生长的泡桐树。一到初春,遍野都是粉紫色的泡桐花,状似喇叭,就像胖手胝足的父老乡

亲,低调卑微,不喧哗、不争春,默默求生。我曾和小伙伴偷偷地攀折,尝食泡桐花,涩苦中带点儿淡淡的甜味,就像田地里青涩的作物果实,虽被人伤害,却对人无害。听祖母讲,在以前的饥荒年月,桐花和杨树的花穗一样,是乡间难得的食物,能救人命的!

更惊奇的是,一夜风雨后,泡桐花满地,祖母捡拾起一朵泡桐花,剖出花托里的籽认真瞧看,还念念有词。我也好奇地剥开一朵来,只见两个泡桐籽粒紧抱在一起。祖母虔诚地说:“老天在照应着哩。桐花的籽儿饱了,小麦就是丰年,咱就能吃饱饭啦!”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我发现,泡桐籽真的和麦粒很像,很像。用泡桐花来占卜庄稼的丰和欠,看似牵强,其实是缘于祖母那一代人对饥饿的惧怕,同时也是对同一块土地里生长作物的无限敬畏。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我的家乡刚刚分田到户,勤劳的乡亲拿出“绣花功夫”,用心侍弄土地,拼命耕作,乡村生活如同刚栽下的小树苗,慢慢壮大繁盛起来。

泡桐树在大地上生长,也见证了乡亲从饥馑走上温饱。经过多年的发展,至上世纪80年代初,泡桐树迎来了“高光时刻”,随着地膜覆盖育苗、泡桐萌芽更新等技术的成熟和推广,泡桐树已经成了中原地区绿化、用材的主要树种,最多时栽植近两亿棵。在当时的周口,以泡桐树为主的农田林网蔚然成风,尤其是独创的“农桐间作”模式,全国闻名。遍地开花的泡桐树,深深扎根在乡土里,与各种农作物密切间作,营造出了一方方良好的农田小气候,“林茂粮丰”是国人对当时周口农业的一致评价。

岂止是丰茂啊,速生简叶、材质轻软的泡桐本就是中原大地上“亲生”树种,经过乡亲的精心栽培,一棵泡桐树十年左右即可成材,树干能长到十多米高。在物种相对匮乏的当时,纯朴敦实的泡桐树,长在田间时,是庄稼的“森林卫士”;轮伐倒下了,是乡亲们的“存钱罐”。经常领着年幼的我种树苗、拾树叶的堂哥和邻居,就是用成材后的泡桐树,盖瓦房、打家具、娶媳妇,生活开始过得有滋有味了。“桐木门、桐木窗,桐木檩子桐木梁,里面放着桐木床”,这是泡桐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所处地位的真实写照。而在与周口毗邻、同样沙害严重的兰考县,漫天遍野的泡桐树不仅锁住了风沙,还催生出了泡桐加工产业,由桐木板为原料做出的乐器、工艺品等远销海外,这实在是超出了人们对泡桐的预期,属于意外的惊喜了。

本以为,幸福生活已经开了头,泡桐花就能年年开放,泡桐树就能永远繁茂下去,美满的日子会望不到头的。不知从何时起,细心的人们发现,身边引以为豪的泡桐树似乎不像以前那样茁壮,那样葳蕤了。很多的树枝上丛生了小枝小叶,过不久就焦梢干枯,如同破败的扫帚和鸟窝,叫人看得心乱。专家说,这是泡桐典型的丛枝病,一时很难根治。加上同时出现在泡桐叶部的大袋蛾、根皮部的毛黄蛾等虫害,高峰时发病率一度超过80%。劳苦功高的泡桐树,无意中成了令人痛心的病秧

子。

苦无良策,乡亲们不得不接受现实。可是生活还得继续下去,人们又开始寻找新的苗木来替代泡桐树。

这时,杨树,这一熟悉的身影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只不过,现在的杨树已不再是当年土得掉渣的本地杨了。就在泡桐抗争病虫害时,经过引进技术、杂交改良的欧美杨、加拿大杨、中林46杨等悄然展露芳容。新的杨树品种不但适宜栽植,能抗病虫害,而且树形优美,挺拔直通,生长速度较泡桐也更快,有的地方干脆称其为“速生杨”。七八年一个轮伐期,很是迎合30年前追求速度和效率的时代节奏。更讨喜的是,速生杨树很适合农户粗加工,旋切为皮,压缩成板,再运到南方制作成各种精美家私。听堂哥介绍,此时的农村盖房已不再需要原生木料,家具也都是购买组合的,种的杨树全部加工外销了。紧俏时,一棵成材杨树能卖上千元。

真是既有效率,又有效益。人们念着旧情,怀着新喜,把一棵棵“绿色储蓄所”一样的杨树,栽植到泡桐留下的树坑里。一排排杨树傲然挺立,擎起了中原大地新的绿色。到上世纪90年代末,千万人口的周口新栽杨树达到了三亿棵,人均拥有30棵,周口也因之获得了“全国高级平原绿化第一区”的殊荣,所辖的十个县市区全部实现高级绿化达标。“田成方,林成网,处处都是大农场”,此时的林业综合效益占到了农业比重的三成以上。作为响当当的当家树种,强势回归的杨树也终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曾有乡村通讯员写诗盛赞:

千里林廊一线天,
树网层层不见边。
农家房舍何处见,
庄庄都被杨树拦。
河坡坑沿无空地,
满眼尽是绿色染。

平原林海,撑起了中原农村的自信与胆识。成熟完善的农田林网带来农业的连年丰产,林木的增收效应也使得农民兄弟有了外出闯荡的底气。我堂哥家和邻居家的几个孩子,与众多的农村有志青年一样,栽种上杨树,安置好家园,扛起行李,进城务工。留下他们的父辈和身后的杨树,在故乡守家护院,安享岁月静好,惯看秋月春风。

春秋几度,往事不再。不经意间,进入了新世纪。城乡飞速发展,奔波忙碌的人们几乎忽略了窗外、田野里那些熟悉的风景和味道。

可是,惬意的生活中还是平添了无奈的烦乱,而这烦乱,来自于纷繁乱飞的杨絮。飘飞千年的杨絮,曾是诗意的

化身,就连《本草纲目》都赞其有清热解毒、益肝明目的功效。可错就错在,物极必反。当速生杨树不知不觉成为绝对的中原第一树,满眼都是它的存在时,正常生长繁殖的杨絮成了无辜的公害。可怜它忍受了一冬的守候,春暖时翩翩起舞,袒露心情,不料融不了愁,却结下了怨。城里人浑身刺痒,乡下更是火患成灾……让乡亲们难以接受的是,杨树的身价也不再金贵了,一方木料降了好几元,周口的数千家木料加工厂人去机歇了一大半,徒留下漫天的杨树尴尬挺立,进退两难。

说实话,这真不是杨树的过错。今天看来,树木种植过于单纯统一,势必会对生态环境有所影响。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致使生态失衡,作为社会生活主宰的人们应该好好反思。

在热烈的讨论声中,有人又想起了质朴无华的泡桐树,又怀念起那不事张扬的泡桐花。更有人解读出了泡桐花语,说是永恒的守候、期待你的爱等等。

也许是吧。受到怠慢的泡桐树一直未远离乡土,经过新的技术改良、嫁接,涅槃重生的新泡桐又戏剧般地出现在了村旁、地头、路边,继续默默地为人们带来绿荫和慰藉。

重情尚义的中原人,也没有对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树失去信心,就在杨絮被口诛笔伐的时候,一种经过几代人技术攻关、改良繁育的无絮杨树,已经由苗圃移栽到了道路两旁,特别是纵横的高速公路、如网的城乡快速通道两侧。让新一代的速生林护卫着快速、便捷的现代公路,似乎是一种象征和隐喻。

尤其值得点赞的是,在科技的强力支撑下,家乡人不但抑制了“树殇”,还同时接纳了杨树、泡桐的再次回归,让这两棵树开始携手同行。而那些能带来更高效益的小杂果经济林、能产生更好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各种绿化树,也都受到了家乡人的青睐。听说堂哥的儿子回乡流转几十亩地,种起了优质矮化苹果,今年已经挂果了;邻居家的孩子承包新区绿化工程,现在俨然成了“苗木大王”。各种树木都有了一席之地,世间生灵也都有了发展空间,多样化的融合进步,和谐共生,构筑了中原人多姿多彩的绿色梦想。

还是那片天空,还是那方水土。70年沧海桑田,树木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枯荣交替,时代更迭,不变的永远是充盈于天地间的那份执着信念和旺盛的生命力量。有了这样的信念和力量,泡桐和杨树的深情守望才会更加坚定,万木争荣的精彩故事也必将在新的时代不断演绎……②8



缕缕乡愁入画图

侯婷婷

多样化的文化生活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满城文化半城水”的宏伟战略照亮了我们的前路,“城市发展”和“社区蝶变”成为我们的责任。川汇区作为一座与文化创意产业有着诸多天然契合点的历史文化名城,一直在发展规划中做着不懈的努力,体现着对周口本土文化强大的“脱胎换骨”能力,这种“点铁成金”的方法就是对文化资源的重新审视,更是对文化资源的再次开发和利用,为广大人民群众绘就了“大美周口”充满创新与活力的锦绣画卷。文化,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沟通方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它积淀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社区、一个村落最深层次的追求。

艺术的欣赏是怡心之旅,除了赏艺,更是赏意。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共同聆听周口声音,聆听川汇故事,人景交融,与其共绘明清“万家灯火伴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的诗情画意,感知那“字跃纸上意在心间”的缕缕乡愁……

“明万历年间,贾鲁河为南北漕运干线,商船似流、舟楫如云,在贾鲁河入沙颍河口北二里余渡口处,一朱姓人家摆摊卖茶为生,其后人皆居于此。此地水丰林茂、风景秀美,定居人家渐多,人烟日盛,遂成村廓,因朱姓人家先居于此,即名朱庄。”②8

艺术是历史的低吟和背景乐,文明宛若河流在时间轴上缓缓流淌。每个时代的河面上都漂浮有艺术的音符,它们各具特色,又融为一体,共同构筑并演奏着华夏艺术文明的乐章。在诸多的艺术门类中,国画以中国特色独树于世界艺术之林,当国画配以文字跃然于此,正向我们讲述着豫东南地区灿烂的农耕文明史。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在朱庄社区入口临路民居的一面外墙上,有画师在绘制一幅四五米高的村庄起源图。画者在虚实之间,形神之间、情意之间落下的每一滴墨,都在彰显“情与景汇”“意与象通”这位画者的山水意境,除了有实景真境,还原这座古老村落历史印记之外,更多的理念来自“以文化城、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业兴城”和建设“大美周口”“魅力川汇”的定位。

沙颖组章

姜玉海

皮都颂歌

周口天堂景,
而今锦绣藏。
田园呈五彩,
沙颍漾三光。
留影风光美,
吟诗韵味长。
柳堤方小坐,
春色染时装。

山街落日彩霞飞,
水漾金波鹭归。盈目光华铺锦绣,
一竿颖畔钓夕辉。

周口港
舫舟如画满流涡,
旗卷凯歌荡碧波。
达海通江黎庶梦,
扬帆万里向天歌。

教师赞

史学杰

春风化雨育英才,
立德树人展风采。
一片丹心铸师魂,
只为桃李竞相开。

三尺讲台谱华章,
粉笔无言写春秋。
但期学子成栋梁,
两鬓飞霜志不休。

一朵雪花 从父亲眼前飘过(组诗)

路雨

寒风凛冽的冬日
父亲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嘴里呵着热气
不停地揉搓
冻得红肿的双手
刺骨的刀子风
穿透了他瘦弱的身躯

没有星星 没有月亮
也没有灯光
只适合一个人
喝酒或者想象
秉一支蜡烛
抱着火盆静心读书
最好读安徒生的
期待天亮之后
大平原上所有的村庄
都变成童话

突然 一朵雪花
迎面而来
从他的眼前飘过
步履那么轻盈
宛如故乡飞来的一只蝴蝶
轻轻抖落了一粒阳光

起身走到窗前
推开紧闭的窗子
我不知道能看到什么
除了夜色的黑
剩下的就全是白了
我把故乡的冬天写白了
季节掏空了一切
如释重负
空旷到
除了故乡和远方
已家徒四壁
一贫如洗
借助强劲的西北风
饱蘸刺骨的寒霜
我在大地上挥毫泼墨
恣意狂草

骤然停电的村庄
不知所措
步入了时光隧道的深处
陷入无边的孤独和怅惘
静
死一般的静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树枝的断裂声
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写着写着
小草就枯黄了
写着写着
树叶就飘落了
写着写着
鸿雁就携家带口飞走了
写着写着
松软的大地就坚硬了
写着写着
我就慢慢变老了
写着写着
我就把故乡的冬天写白了

中原书风遇上岭南名园

杜国库书法作品在东莞可园展出

本报讯 (记者 李硕)日前,漫道雄关——杜国库书毛泽东诗词书法展在东莞市可园博物馆开幕。东莞市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书法家协会及东莞市河南商会、东莞市君山传媒等十多家单位200余人参加开幕

式。据了解,此次展览共展出杜国库作品80余幅,以毛泽东诗词为书写内容,涵盖真、草、隶、篆、行等多种书体,是对其近期书法创作的一次检阅。毛泽东诗词,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是诗、是画、是乐章、是诗史上的丰碑、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研究和书写毛泽

文艺动态

“沙颖文艺”

读